

聯 合 國



安 全 理 事 會

正 式 紀 錄

第 六 年

第五三六次會議

一九五一年三月九日

紐 約 成 功 湖

目 次

- 一 臨時議事日程 (S/Agenda 536)
- 二 通過議事日程
- 三 印度-巴基斯坦問題(續前)

頁次
1
1
1

凡有關文件未在全理事會會議紀錄內轉載全文者，均以正式紀錄補編按月刊行。

聯合國文件均以大寫字母附以數字編號。凡提及此種編號即指聯合國之某種文件而言。

第五百三十六次會議

一九五一年三月九日星期五午後三時在紐約成功湖舉行

主席 Mr D VON BALLUSECK (荷蘭)

出席者 下列各國代表 巴西 中國、厄瓜多、法蘭西、印度、荷蘭、土耳其、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大不列顛及北愛爾蘭聯合王國、美利堅合衆國、南斯拉夫。

臨時議事日程 (S/Agenda 536)

一 通過議事日程。

二 印度-巴基斯坦問題

(a) 聯合國駐印度及巴基斯坦代表一九五〇年九月十五日致安全理事會主席函，附送報告書(S/1791, S/1791/Add 1)

(b) 巴基斯坦外交及英邦協事務部部長一九五〇年十二月十四日關於印度巴基斯坦問題致安全理事會主席函(S/1942)。

通過議事日程

議事日程通過。

印度-巴基斯坦問題(續前)

巴基斯坦代表 *Sir Mohammad Zafrulla Khan* 應主席之請，就安全理事會議席。

一 *Sir Benegal N RAU*(印度) 巴基斯坦外交部長發言時[第五三四次及第五三五次會議]論及很多事情，其中有些係古代歷史，根本用不着再作答覆。我現在僅僅討論較重要各點。

二 我想討論的第一點，就是喀什米爾之加入印度係印度的印度教首領與喀什米爾大君串謀造成，而以現任喀什米爾首相 *Sheikh Abdullah* 爲工具一說。持此說者質問“要不然印度軍隊怎會於 Lord Mountbatten 接受加入書那一天，即一九四七年十月二十七日，飛抵 Srinagar 呢？”印度總理當時已將此一事件的全部事實廣播，同時並將其公佈。我現在宣讀此項聲明的重要部份

“二十四日晚間”——此指十月二十四日——“我們第一次接到代表喀什米爾邦提出的關於加入印度及軍事援助的請求。二十五日晨，我們在國防委員會考慮此項請求，但是對於遣

派軍隊一事未作決定，因爲此舉有顯著的困難。我們於二十六日上午再議此事。當時的局勢已更爲嚴重。進犯者劫掠了幾個市鎮，破壞了供給喀什米爾全區電力的 Mahoora 大發電廠。他們即將進入各地。Srinagar 及整個喀什米爾危在旦夕。

“我們分別接到大君政府及人民代表，尤其是喀什米爾人民的偉大領袖國民會議主席 *Sheikh Mohammed Abdullah* 緊急求援的文書。喀什米爾政府及國民會議都在催促我們准許喀什米爾加入印度聯邦。我們決定准其加入，並空運軍隊前往喀什米爾，但同時提出一個條件，即一俟治安恢復，須由喀什米爾人民考慮加入問題。加入與否應由他們作最後決定。”

三 下文是此項聲明中十分重要的一部份

“如果我們想藉口使喀什米爾加入印度，或藉口派遣軍隊前往該邦，我們當不致等到喀什米爾一半地方及查謨省一部份已遭屠殺之禍及 Srinagar 本身險遭佔領及蹂躪的時候纔實現我們的願望。

“我們於十月二十六日下午決定派遣軍隊。Srinagar 已有陷落之虞，情勢非常危急。我們的參謀人員是晝夜努力工作。二十七日拂曉，我們的軍隊乘飛機出發。初時數量極少——當時無人知道數量是那樣少——“軍隊到達後立即作戰，阻擋進犯者。他們的英勇指揮官是印度陸軍一員優秀軍官，於翌日陣亡。”

四 安全理事會由此可知印度雖於喀什米爾加入聯邦前兩三日已迭接求援文書，但派遣救兵却在喀什米爾加入聯邦之後。然而印度軍隊到達過遲，未及阻止進犯者十月二十六日對 Baramula 聖約瑟修道院及其附屬醫院所作的暴行。理事會各理事一讀我去年發表的兩篇演說，即可得悉詳情。我無須複述此事。印度方面在喀什米爾戰役中的一個最著名最英勇的軍官就是 Brigadier Osman，他是一個回教徒，不幸已陣亡了。這就是有人要求與實在情形相隔數千里的理事會相信的印度人的陰謀。

五 關於 Sheikh Abdullah 係此項陰謀的工具一說，我願再舉幾個事實。Sheikh Abdullah 於一九四七年九月二十九日被釋出獄。在那一天之前，他一直與大君政府作對。巴基斯坦代表說 Sheikh Abdullah 曾在獄中發出一函，盼望大君立即宣佈加入印度。據說這封信是寄給一位朋友的。這個朋友後來將此信交給一位名叫 Prem Nath Bazaz 的人，由他在一本關於喀什米爾問題的書裏發表。我們與其相信此項雙重關接的傳說，倒不如接受直接得來的證據。英人主辦的 *The Statesman* 報一九四七年十月十日曾登載關於 Sheikh Abdullah 出獄約一星期後在新德里出席歡迎會的消息。我現在宣讀此項報導

“新德里，星期二——喀什米爾國家主義領袖 Sheikh Mohammed Abdullah 今天在歡迎會上演說。他請求寬假時日俾得審慎考慮喀什米爾應該加入那一個自治領。他說‘我們的友人此刻可幫助我們脫離專制政治’。這位喀什米爾領袖說同盟”——此指回教同盟——“雖然反對‘退出喀什米爾’運動中所含的民意所歸的自主要求，但他的政黨決不為情感所左右。他認為處理問題時必須頭腦冷靜，不重情感，在採取決定前尤須權衡利弊得失，顧及所生後果。他祇知為該邦人民謀幸福。”

六 現在讀到最重要的一段

“他聲明不容巴基斯坦操縱，亦不容印度威迫。他反覆說明他的政黨的首要目標在於使該邦自治，俾人民有了權力及責任後，可自行決定利害所在。”

七 這是在一九四七年十月十日前不久發生的事，換句話說，在部落人民侵入喀什米爾前兩星期左右。一九四七年十月二十七日，即在侵入事件發生後不久，Sheikh Abdullah 發表另一聲明，載於一九四七年十月二十八日印度泰晤士報。這次他說

“新德里，十月二十七日——喀什米爾領袖 Sheikh Abdullah 宣稱‘喀什米爾處境危殆，保衛祖國、抗拒侵略實為全體喀什米爾人民的首要職責，’

“Sheikh Abdullah 繼稱‘“侵略”喀什米爾的用意在於迫使喀什米爾人民採取某項決定，即加入巴基斯坦是也。凡是喀什米爾人莫不憤恨此種迫使他們違反本意的行為’。”

八 我不擬繼續引述當時新聞界的報導，以免各理事覺得煩瑣。我提出的引證已清楚說明當時的實情，那就是正當喀什米爾政府及 Sheikh Abdullah

考慮加入問題的時候，巴基斯坦便發動侵略，藉圖以武力迫使他們決定永遠加入巴基斯坦，絕不徵求民意。此舉失敗後——其實此舉結果適得其反——巴基斯坦纔開始談到人民的意願。

九 為什麼大君會選派 Sheikh Abdullah 組織臨時政府在此危急之際與首相合作呢？讓我引述一九四七年十一月七日倫敦泰晤士報來解釋

“倫敦，十一月七日——進犯者雖然已迫近 Srinagar，距城西四里半的地方已發生相當劇烈的戰鬪，但城內依然安定，商店照常營業。此種情形難以使人置信，唯一的解釋就是行政當局首長 Sheikh Abdullah 及其國民會議黨徒已能取得人民的信心。”

一〇 因為 Sheikh Abdullah 得人民信賴，所以纔被選派。這些事實在印度和喀什米爾都是人所共知的，祇是在成功湖纔有人提出荒謬的理論來欺騙在時間與空間上都與有關大事相隔很遠的安全理事會各理事。

一一 我現在討論另一點。印度屢被指為並未履行，或不願履行一九四八年八月十三日及一九四九年一月五日兩決議案[S/1100, S/1196]所規定的義務。我請理事會注意第一個決議案所載關於擬訂休戰協定的第一步驟。

一二 我現在宣讀關於休戰協定的決議案第貳部¹。第貳部第一段開

“兩國政府”——此指印度及巴基斯坦政府——“接受第壹部所載關於立即停止戰鬪之提案時，並接受下開原則，據以擬訂休戰協定，至於此項協定之細節，應由雙方代表與本委員會共同議定之。”

一三 接着規定第一步驟

“A 一 由於巴基斯坦軍隊進駐查謨喀什米爾邦使情況發生重大轉變，一如巴基斯坦政府在安全理事會披露者，該國政府擔允撤退駐在該邦之軍隊。”

一四 請問巴基斯坦政府已採取什麼措施來履行此項首要義務？巴基斯坦軍隊為什麼仍駐在該邦境內？巴基斯坦代表企圖辯明巴基斯坦軍隊於五月八日開入喀什米爾以保護其本國的重要利益，那就是說在求自衛，附帶避免侵入喀什米爾的部落人民因巴基斯坦未更直接地協助他們對抗印度軍隊而生、憤怒。

¹ 見安全理事會正式紀錄，第三年，一九四八年十一月份補編，英文本第三十二頁。

一五 我去年曾請理事會注意憲章第五十一條。我現在再請理事會予以注意。依該條規定，會員國遭受武力攻擊時纔行使自衛權。就本案而言，印度軍隊並未向巴基斯坦發動武力攻擊。第二點，依該條規定，會員國因行使自衛權而採取的辦法，應立即向安全理事會報告。巴基斯坦並未向安全理事會報告。真的，巴基斯坦直至大約兩個月後，聯合國印度巴基斯坦問題委員會抵達印度大陸，實情不能再事隱瞞時，纔向該委員會說明有巴基斯坦正規軍駐在喀什米爾邦。第三點，這是極重要的一點，依憲章規定，會員國自衛權的行使僅至安全理事會採取必要辦法以維持國際和平及安全時為止。

一六 就本案而言，安全理事會已由聯合國印度巴基斯坦問題委員會採取必要辦法，且事實上該委員會已說服當事雙方接受我所提及的那兩件決議案。這兩件決議案實施後，雙方業已停火，停火線業經劃定，雙方遵守停火命令的情形，已在軍事觀察員監督中。巴基斯坦軍隊一九四八年五月開入喀什米爾時所藉口的理由，現已不足為據。巴基斯坦軍隊原擬防守的陣線——並且不止這條陣線——在業已實施的停火辦法保障下現已十分穩固。

一七 那末，請問巴基斯坦軍隊有何需要或理由繼續留駐該邦呢？為什麼尚未撤退呢？為什麼甚至未開始準備撤退呢？我們不妨將這項行動與印度政府為減少駐在該邦的印度軍隊所採取的措施作一比較。諸位理事想必知道，這是一九四八年八月十三日決議案第貳部所規定的第三步驟，最初兩項步驟就是撤退巴基斯坦軍隊以及撤退部落人民和進入該邦作戰的巴基斯坦國民。為使本理事會各理事憶及此事起見，我現在宣讀八月十三日決議案第貳部 B 節第一段。該段稱

“一俟本委員會通知印度政府 本決議案第貳部 A 節第二段所稱部落人民及巴基斯坦國民業已撤退，由是印度政府在安全理事會所稱需要印度軍隊進駐查謨喀什米爾邦之情況不復存在，且巴基斯坦軍隊已在撤離查謨喀什米爾邦時，印度政府撥允依其與本委員會議定之步驟，開始撤退駐在該邦之大部份印度軍隊。”

一八 由此可見印度政府已開始實施第三步驟。這是聯合國觀察員所深知的。但是巴基斯坦方面是否已減少其軍隊呢？巴基斯坦是否願意開始及繼續撤退駐在該邦的軍隊呢？巴基斯坦代表對於這些問題規避不答。然而被指為拒絕履行義務的國家依然是印度。

一九 聲譽顯赫的巴基斯坦代表企圖輕輕放過 Sir Owen Dixon 關於進犯者及巴基斯坦軍隊先後破壞國際法的評語²，但同時着重 Sir Owen Dixon 對印度的批評，即，印度恐不會贊同一切解除武裝方式或全民表決計劃，他——此指 Sir Owen Dixon ——認為這是自由公正的全民表決所必需的。

二〇 我已於初次發言時[第五三三次會議]說明印度贊同一九四九年一月五日決議案中為確保自由的全文表決所作一切規定。巴基斯坦亦贊同這些規定。因此，即使就巴基斯坦當時的觀點而言，這些規定可視為足夠確保舉行自由公正的全民表決。如果現在要求印度再作讓步，例如要求印度置安全於不顧，將其軍隊全部撤退，並推翻查謨喀什米爾邦之合法政府，則印度必須斷然拒絕。此種讓步不足以確保公正的全民表決，倒會產生相反的效果。我十分敬重 Sir Owen Dixon，同時我想順便說明印度政府很稱許他的工作精神，但是他似未了解印度的觀點。向來沒有人代表印度政府表示印度軍隊或該邦軍隊或民團應於舉行全民表決期間攜帶武器在該邦境內任意行走。印度並不反對減少軍隊，亦不反對在舉行全民表決期間將該邦境內軍隊佈置得使他們不能干涉投票自由。它所反對的是將軍隊過份減少，以致危害該邦之安全，同時它反對非必要地損害該邦主權的措施。Sir Owen Dixon 在急圖消除各種不正當的勢力時，却忘了顧及一種銳敏而有力的心理影響。如果取消前經各種協定及保證予以保障的該邦正式軍隊與合法政府，直接或間接承認該邦各地的非法軍隊及非法地方政府，則必會產生上述心理影響。

二一 所有這些情形暫置不論，但巴基斯坦並非如我這位顯赫的同僚所欲表明的，絲毫未受 Sir Owen Dixon 的報告書的批評。巴基斯坦代表設辭辯解謂，Sir Owen 之所以指摘巴基斯坦破壞國際公法，僅欲藉以證明何以有應在解除武裝第一階段撤退巴基斯坦正規軍隊一提案而已。但是此項提案並不需要任何新理由。這個理由充足的提案是聯合國委員會一九四八年八月十三日決議案的一部份，我在上面已經宣讀過。是以 Sir Owen 的意見實不能視為無足輕重。然而我想說的尚不止此。我現在引述他的報告書[S/1791，第七十四段]

“由於巴基斯坦總理的立場，我斷定已不能使當事雙方就查謨喀什米爾邦的爭端達成協議。”

² 參閱安全理事會正式紀錄，第五年，一九五〇年九月至十二月份補編，文件 S/1791, S/1791/Add 1。

二二 巴基斯坦代表又提及朱拿加及海達拉巴兩事件。我們現在祇是討論喀什米爾事件。因此，我僅擬複述我去年就前稱兩事件所發表的意見〔第四六六次會議〕不過這兩事件與目前所討論的事項顯然毫無關係

“我這位學識卓越的朋友曾引述印度總理和副總理的種種言論。我們單從其所引述的語句便可清楚看到一項原則，即解決爭端時應顧及人民的意願。這就是印度提議在與恢復正常狀態有關的某種條件下，應用於喀什米爾的準則。但海達拉巴及朱拿加兩事件與喀什米爾事件間有一重要不同之點。本人第一次發言時已經指出，居住喀什米爾的大部份回教徒——這是說，該邦多數民族的大部份——贊成仍由印度統治。這是他們的意願，非印度之過。這項事實，本人前已試圖解釋其理由。就另一方面說，我知道海達拉巴和朱拿加兩地的多數民族從來沒有贊成加入巴基斯坦。此一重要不同之點，在這些簡單的比擬中輒被忽略。”

二三 我現在要進而談到若干理事頗為掛慮的一件事，即，為喀什米爾召開立憲大會的問題。我前已說過，喀什米爾現係印度聯邦的一個單位，必須把它當成一個單位而加以管治。我們起草印度憲法時，必須考慮對印度聯邦各單位的憲法應作什麼規定。後來我們決定這些憲法的起草工作，應由有關單位的立憲大會負責。因此若干單位，例如 Saurashtra, Travancore-Cochin 及 Mysore，已召開立憲大會起草憲法。其他單位則由於種種原因，尚未召開此種大會。喀什米爾即為尚未召開立憲大會的單位之一，所以該邦的憲法尚待制定。我請諸位理事注意，召開立憲大會的程序並非僅為喀什米爾而設，印度聯邦內其他類似單位亦須遵行此項程序。誠然，這是世界大多數國家所公認的起草憲法的程序。我們於是在印度憲法中規定由立憲大會訂定喀什米爾憲法的細節。該大會是否可以決定加入問題呢？我國政府認為立憲大會倘欲就此項問題發表意見，自無不可，但不能有所決定。

二四 巴基斯坦代表曾說印度佔領喀什米爾將使巴基斯坦的生存受到威脅，因為印度不僅意圖對巴基斯坦作戰略上的包圍，並欲控制巴基斯坦視為命脈的河流，以操縱該國的經濟。我自認不甚明瞭這個論點。如果全民表決決定喀什米爾歸附巴基斯坦，這個問題便不會發生。這個問題祇在喀什米爾決定仍然歸附印度時纔會發生。我這位聲明卓著的朋友是否認為即使全民表決的結果為贊成歸附印

度，我們仍應依他所列舉的理由，將喀什米爾交給巴基斯坦管治呢？

二五 如果巴基斯坦憂慮不能獲得該邦河流所供應的用水，我國政府樂於提供適當的保證。世界上其他地方何嘗沒有流經不止一國的河流，關於這些河流的共同利用問題已有行之已久的辦法。

二六 我這位朋友曾問過印度是否贊成聯合國軍隊駐在喀什米爾的原則。我前已說明印度關於此事的立場，並提出了下開理由。第一，我們絕對不能容許外國軍隊開入該邦或印度境內任何其他地方。第二，鑒於一九四八年八月及一九四九年一月兩決議案所載的規定，我們不需要使用外國軍隊或外國機關就地招募的特別民團。

二七 我這位朋友也提到公斷原則。關於此事，印度亦已一再說明其立場，那就是凡經一九四八年八月及一九四九年一月兩決議案解決，及經聯合國委員會向印度提出保證而獲解決的各項問題，不能藉詞公斷而復行討論。

二八 巴基斯坦代表論到他所宣稱的印度在亞洲的侵略情事。我不知他是否曾依本理事會認真相信他此種言論。我們在理事會裏所聽到的詞句，用法的確奇特。如果某國抗拒進犯者，那便是侵略，全力援助進犯者則不是侵略。如果保護被侵國的軍隊於阻止進犯者前進後自動減少百分之二十至二十五，那便是侵略，如果參加進犯的軍隊破壞國際法，繼續留駐被侵國領土，吞併非法獲得的土地，則不是侵略。如果有人提議召開人民立憲大會，那便是侵略，如果不斷號召聖戰，有計劃地煽動宗教熱狂與憎恨，則不是侵略威脅。

二九 我並不願意參加這些年年都有的爭論。大家都盼望這個問題獲得和平解決，但是我們必須有適當的氣氛纔能得到和平解決。數百年來印度大陸的經濟及政治原是一個整體，現在這個大陸驟然分為兩個國家，當然會發生許多複雜的問題。前時屬於內政範圍的問題，現在忽然要提交國際機構，在世界論壇上加以討論了。

三〇 我尚記得緬甸仍附屬印度時的情形。緬甸係於一九三六年脫離印度的。但是專家們自一九三一年起——我想係從這年開始——即在商議分治時可能發生的種種問題。直至大部份的問題——如果不是全部問題的話——已獲解決後，緬甸纔正式脫離我國。至於巴基斯坦與印度分治則僅有十個星期左右的準備。似此情形，當然有很多複雜問題尚待解決。後來由於各區人民情緒的衝動及其他原因，空氣日形惡劣。因此，分治一舉不僅產生了新問

題，並且消滅了和平及圓滿解決這些問題所需要的氣氛。

三一 我之所以說及這些事情，在求諸位理事明瞭印度及巴基斯坦之間如仍有懸而未決的爭端，則大半係兩國分治所使然。這些爭端需要時間及毅力來解決。我深望我並未發表任何對解決爭端有所妨礙的言論。

三二 Sir Mohammad ZAFRULLA KHAN (巴基斯坦) 印度代表所提出的論點中有些是需要答辯的，其原因並非因為雙方對這些論點發生爭議，而巴基斯坦的答辯即可解決此種爭議，爭議早已發生，安全理事會所以討論這個問項，其故在此。原因是因為這些論點若無更詳細的解釋，則爭議之點可能混淆不明。我對於某數點祇擬簡單答覆，因為我的主要目的並非僅欲引起辯論，而是要解釋理事會所須處理的問題，也就是須由理事會決定及解決的問題。關於某一兩點，我不得不請理事會注意若干有關文件，俾能明瞭全部情形。

三三 關於印度代表所提出的第一點，即喀什米爾大君十月二十六日為請求加入印度事致 Lord Mountbatten 函是否係一種陰謀的結果一節，印度代表提出了兩要點備供理事會參考。第一點就是印度總理的官方報告，詳述印度於一九四七年十月二十四日晚間接到大君請求予以軍事援助的第一件文書後所採的措施。我無從駁斥此項報告，也無意加以辯駁。但是，我們必須研究它們已往的行徑，查明大君提出此項請求的原委，纔能斷定這是不是一種陰謀。

三四 我前已說過議會領袖及甘地聖雄曾於情勢嚴重時期訪問大君。請問他們討論什麼事情呢？

三五 我現在討論 Sheikh Abdullah 的立場。我曾宣讀 Mr Bazaz 的陳述中關於 Sheikh Abdullah 致函查謨邦友人的一段，據 Mr Bazaz 說這封信已在議會文件中發表。有人現欲藉 Sheikh Abdullah 出獄後在新德里發表的一兩次談話來證明未必有這件事。Sheikh Abdullah 係於九月二十九日出獄的。他出獄後立即前往新德里。大概他自從被釋放時起，至大君一九四七年十月二十六日致函 Lord Mountbatten 表明願意 Sheikh Abdullah 即行參加行政工作時止，一直住在新德里，否則至少係於緊急時期住在該地。十月二十一日那一天他在新德里，因為是日該地有人開會歡迎他。同日尚有另一歡迎會，無論如何，他曾向新聞界發表談話。我前已好幾次引述過他的談話。十月二十七日那一天他顯然係在新德里，因為這是印度代表親口說過的。

三六 他在新德里幹什麼事呢？印度代表說 Sheikh Abdullah 正在懇求寬假時日俾得慎重考慮該邦應加入那一個自治領的問題。印度代表並把這句話加上引號。他於十月九日在新德里懇求寬假時日俾得考慮該邦應加入何一自治領，而他是印度總理的好朋友。他向誰懇求呢？他是在懇求新德里政府。他為什麼有此懇求呢？那是因為它們正在迫使喀什米爾加入印度。否則應作何解釋呢？他並非在新德里懇求巴基斯坦假予時日。他之所以在新德里懇求寬假時日以便考慮該邦應加入何一自治領的問題，係因印度不予考慮時間，同時迫使喀什米爾加入該國。

三七 Sheikh Abdullah 於是停留在新德里。我前已說過，他是入過獄的。他之入獄是光榮的，我對此不加評議。他為喀什米爾人民而奮鬥，致被監禁，這是光榮的事。不論他的意見是怎樣，他當然不是大君所寵信的人。因此在出獄後就去到新德里。大君籲請印度予以軍事援助時，曾說明他已決定與 Sheikh Abdullah 共同執政，這顯係為了博取新德里印度政府的歡心。此項建議從何而來的呢？Sheikh Abdullah 當時在何處呢？大君自 Sheikh Abdullah 出獄後從未與他會談，並且無法藉 Sheikh Abdullah 本人或其他任何人斷定 Sheikh Abdullah 能否安定喀什米爾的民心。

三八 Sheikh Abdullah 在新德里懇求寬假時日，大君的信裏說明願與 Sheikh Abdullah 共同執政，而 Lord Mountbatten 則說“我們引以為慰”。個中情形不問可知。Sheikh Abdullah 是一個中間人，最後遞交 Lord Mountbatten 的文書中便提及這個中間人。Sheikh Abdullah 所索取的代價，也可以說是他所得到的獎賞，亦經該文書提及。

三九 關於軍隊問題，印度代表說“我們直至二十六日纔決定派遣軍隊”，而此項軍隊於二十七日已抵達目的地。據說此項軍隊為數無多，所幸無人知道它的數量是這樣少。可是它的數量已是夠立即參加作戰，阻止他們所謂危害該邦安全的嚴重威脅之繼續擴展。如果確如印度代表所說，印度政府直至二十六日晚間纔對軍事當局頒發命令，而印度軍隊係於二十七日凌晨抵達該邦的，那末，倘若事先未妥為準備，這種規模的空運怎樣可以實現呢？這些事實是顯而易見的。

四〇 但是我已說過，如果我們將時間用於徒求斷定那些是可能的，那些是不可能的，實不會有何裨益。事實明顯，不容印度代表抹煞。

四一 Sheikh Abdullah 在做中間人，他是印度總理的寵信。他不為大君所歡迎。他在懇求印度寬假時日以便決定加入問題。印度正在大施壓力。Sheikh Abdullah 被選為中間人，結果他得與喀什米爾首相共理該邦政事，後來復自任首相。我已說過，這些事實是顯而易見的。

四二 印度代表繼即論列問題的本身，這是我所歡迎的。他請大家注意關於此事的決議案。巴基斯坦責印度未依決議案規定履行其義務。然則巴基斯坦是否已履行它的義務呢？印度代表隨即宣讀一九四八年八月十三日決議案第貳部某數段。他沒有宣讀關鍵所在的那一段，也許這是出於無意的，不過他確已漏讀這一段，由是大有出入。我欲請理事會注意第貳部全文，俾各理事復行憶及當事雙方的義務。第貳部的標題為“休戰協定”。其文如下

“兩國政府接受第壹部所載關於立即停止戰鬪之提案時，並接受下開原則，據以擬訂休戰協定，至於此項協定之細節，應由雙方代表與本委員會共同議定之。”

四三 我要加以說明這一點。這一部份關乎休戰協定的擬訂方法。當事雙方將依據下開原則擬訂協定，然後由該兩國政府代表會同委員會議定詳細辦法，此項協定繼即付諸實施。這顯然就是此段案文的意義。當事雙方有什麼義務呢？我們擬訂文書時，當然要把各種事情列出先後緩急的次序，但是一般來說，文書裏總載明在原則上必須履行的各項義務。一俟休戰協定擬妥，詳細辦法訂定後，雙方便須依照此項協定的規定將其實施。我現在繼續宣讀案文

“A 一 由於巴基斯坦軍隊進駐查謨喀什米爾邦使情況發生重大轉變，一如巴基斯坦政府在安全理事會披露者，該國政府擔允撤退駐在該邦之軍隊。”

四四 我們接受這個決議案時已答允實踐此項規定。我們並未悔約。我們隨時準備履行此約。若說我們對於接受此項協定或欣然實踐諾言二事頗有猶豫，那是不確的。但是印度代表質問我們是否已將軍隊撤退。我想首先討論這個決議案，然後始答覆印度代表的問題。

四五 這個決議案續開

“二 巴基斯坦政府應盡力使部落人民及平時並非住在查謨喀什米爾邦而係進入該邦從事戰爭之巴基斯坦國民一律撤出該邦。

“三 在未有最後解決辦法前，巴基斯坦軍隊已撤之領土應由地方當局管理，但須受委員會之監視。

“B 一 一俟本委員會通知印度政府 本決議案第貳部A 節第二段所稱部落人民及巴基斯坦國民業已撤退，由是印度政府在安全理事會所稱需要印度軍隊進駐查謨喀什米爾邦之情況不復存在，且巴基斯坦軍隊已在撤離該邦時，印度政府擔允依其與本委員會議定之步驟，開始撤退駐在該邦之大部份印度軍隊。”

四六 我不再往下讀了，因為僅有這幾段係關於軍隊撤退問題的。這幾段規定當事雙方應於停火後依照這些原則擬訂休戰協定，並由雙方政府代表會同委員會議定此項協定的細節。雙方政府已接受了這些規定。停火令已於一九四九年一月一日起生效。委員會此時抵達印度大陸。隨即召集當事雙方代表擬訂休戰協定。此項會議於一九四九年三月七日在新德里舉行。委員會說 我們現在必須進行擬訂休戰協定了。休戰協定的主要目的在求解決下列問題 撤退該邦的部落人民及進入該邦從事戰爭的巴基斯坦國民 撤退自由喀什米爾方面的巴基斯坦軍隊，撤退另一方面的大部份印度軍隊。委員會問當事雙方有無關於撤退其應允撤退的軍隊的計劃？委員會詢問巴基斯坦代表有無此種計劃。巴基斯坦代表答稱 有的，我們可以擬訂一個計劃。據委員會說，巴基斯坦提出撤兵計劃後，印度亦將提出撤退其大部份軍隊的計劃。巴基斯坦代表基於此項了解，遂於三月九日將撤兵計劃提交委員會。此事在新德里發生。這是擬訂休戰協定的開始。

四七 後來委員會問印度代表何時可依印度將繼巴基斯坦之後提出計劃的默契，提送撤兵計劃。雖然我未查考日期，我相信印度代表曾說準於翌日提交。到了第二天，印度代表要不是說總理不在新德里，便是說總司令不在新德里，因而並未提交撤兵計劃。這項理由可能是真確的，也可能僅是一種藉口，不過，我們無須在此加以研究。這些都是印度代表所提出的託詞，但是我未克查核這些託詞提出的次序。印度代表先後提出各種不同的理由來推宕。日子一天一天的過去了。委員會發覺印度不願提出撤兵計劃，因此擬訂休戰協定一事不能得到進展。這件事就這樣停頓下來。

四八 我們在委員會報告書裏閱悉印度政府後來在某一階段向委員會提出了撤兵計劃，却不許將此項計劃通知巴基斯坦 事實上，委員會雖然已向安全理事會提交報告書多件，但是甚至安全理事會亦未見到印度的計劃，我相信這話沒有說錯。

四九 休戰協定怎樣纔可以訂定呢？誰在阻撓擬訂工作呢？是不是巴基斯坦不肯推進此項工作呢？

下面就是委員會所說的話，也是我上次發言時向安全理事會宣讀過的。

五〇 委員會第三次臨時報告書⁸第二四五段稱“非俟印度與巴基斯坦對於大規模解散自由喀什米爾軍隊並解除其武裝一事訂立協定，印度無意自喀什米爾撤退在數量上或質量上可以稱為‘大部份’的印度軍隊”。請問協定第貳部裏有那一段是提到自由喀什米爾軍隊的？自由喀什米爾軍隊的處置問題等到舉行全民表決時纔需要解決，屆時全民表決事宜總監有權決定雙方軍隊剩餘部份的最後處置辦法。無論如何，這就是我日前試將情況說明時所論及的一點。這就是談判陷於僵局的原因。一俟休戰協定擬成，細節業經議定，我們的第一件工作就是勸告部落人民撤退，並籌備撤退志願參加作戰的巴基斯坦國民。之後，我們依照兩方可能議定的計劃，開始撤退我們的軍隊，然後雙方同時撤兵，直至全部完成為止。所有這些都是擬訂協定後着手進行的事情，而印度却不肯擬訂這個協定。我們怎麼辦呢？印度認為巴基斯坦應做而未做的是什麼呢？撤退工作必須雙方同時進行，這是委員會清楚知道的。委員會就一九四八年八月十三日決議案提出的解釋，載於文件 S/1100 附件二十七的附錄中。它在第十段裏說

“依照決議案第貳部B節第一段的規定，印度政府於獲悉巴基斯坦軍隊開始自查謨喀什米爾邦撤退後，同意按照它與本委員會商定的階段，將它的大部份軍隊撤離該邦。兩國武裝部隊的撤退，由兩國統帥部與本委員會商定辦法同時進行。”

五一 在當事雙方未能藉委員會協助商定辦法之前，它們怎能開始撤兵工作，尤其是需要雙方同時進行的撤兵工作呢？印度代表問道“巴基斯坦已做了什麼事情？雖然印度不肯繼續與委員會合作以求擬成休戰協定，巴基斯坦已說服部落人民自該邦撤退，並已撤退了進入該邦從事戰爭的巴基斯坦志願兵。雖然印度不肯繼續進行擬訂協定的工作，巴基斯坦已履行了一部份的義務。正規軍隊須俟雙方同意擬訂協定後始能撤退。Sir Owen Dixon 最近試圖解決此項問題。他提出了一個撤兵方法。他建議巴基斯坦應於指定日期開始撤退它的軍隊，過了相當時日後，印度應開始撤兵，然後雙方同時進行此種撤兵工作，直至此項協定已切實施行為止。

⁸ 參閱安全理事會正式紀錄，第四年，特別補編第七號（文件 S/1430，S/1430/Add 1，S/1430/Add 2，S/1430/Add 3）。

五二 我們已聲明願意這樣做。我們雖然不同意 Sir Owen Dixon 對於部落人民及巴基斯坦軍隊進入該邦一事所臆斷的理由，但是我國總理已表示願意照此辦理，同時我們已完全接受此項計劃。這些事實俱經載入 Sir Owen Dixon 的報告書裏，並經宣讀。

五三 印度代表為解釋印度為何不接受 Sir Owen Dixon 的提案所提出的主要理由，就是 Sir Owen 一定要印度撤退全部軍隊。我附帶聲明，我並非在說我們曾有任何過失，過失在印度方面。即使就此點而論，印度代表所說的亦不正確，因為 Sir Owen 已容許，或準備容許，少數軍隊可以留駐某些地方的軍事要點。問題是我們的義務是什麼呢？我們的義務便是首先接受這些原則。我們已加以接受。其次，我們必須合作，以擬訂休戰協定。我們已接納請求，提出了我方的提案。但是，因為印度不肯提出提案，致第二步驟無法實行。我們的過失究竟何在呢？

五四 印度代表又說，印度政府已採取減少軍隊的措施。他問道“巴基斯坦曾否減少它的軍隊？”事實上巴基斯坦已減少了它的軍隊。但是問題的癥結又是不在於印度是否已自動減少軍隊數量，或巴基斯坦是否已自動減少軍隊數量。這不是雙方所擔承的義務。問題是此項減軍工作必須依照先行議妥的休戰協定進行，並且必須全部實施該項協定。

五五 印度怎樣減少它的軍隊呢？我日前說過，無論印度已減少多少軍隊，駐在喀什米爾邦的印度軍隊仍比巴基斯坦駐在自由喀什米爾區域的軍隊超出數倍。這樣的減軍究竟已將原有情況改變了多少呢？唯一的問題是為什麼會陷於僵局呢？這是因為印度處處作梗，不肯履行它所擔承的義務——這就是困難之所在。印度不容擬訂休戰協定的工作有所進展。

五六 印度代表接着提出這個問題“巴基斯坦是否願意開始並繼續撤退它的軍隊呢？”巴基斯坦隨時準備完全履行它所擔承的義務。休戰協定訂妥後，巴基斯坦必然立即開始辦理此協定所規定的一切事項。一俟休戰協定訂妥，巴基斯坦當必實踐前言，開始撤退它的軍隊。我們對此從來沒有提出異議。我們曾反覆申說我們願意、準備並渴望擬訂休戰協定，俾能開始撤兵。至於我們的義務，當然就是先由我們開始撤兵，然後雙方在以後各階段同時將軍隊撤退。我深信休戰協定將會這樣規定。

五七 印度代表今天曾引述 Sir Owen Dixon 報告書第七十四段。他說巴基斯坦並非“絲毫未受該報告書的批評”——我相信他是這樣說的。我們曾否

受指摘是另一件事，但是印度代表在那個時候向安全理事會宣讀的這一段話，對於該邦解除武裝問題或當事雙方所擔承的義務，以及對於籌備及舉行全民表決的問題，都是毫無關係的。我已說過，他所引述的就是報告書第七十四段。然而報告書第五十二段載有關於 Sir Owen Dixon 力求實施此項協定一事的結論。這就是 Sir Owen 的結論

“結果，我確信任何解除武裝辦法或適用於全民表決期間的規則，凡係我認為足使全民表決在良好情況下舉行，不會發生作弊、恫嚇及其他威迫利誘情事，致妨害自由公正之全民表決的，都不能獲得印度贊同。”

五八 Sir Owen 在第五十三段續說

“得到這個結論後，我認為若非就此停止試圖解決此項爭端的努力，便須放棄以全民表決辦法來決定全邦命運而另尋其他解決辦法。”

五九 報告書其餘部份評述 Sir Owen 循此方針為此事而努力的情形，並載述他的意見。即使就該部份來說，Sir Owen 所說的是他如何先將提案送交一個當事國，再將同一提案送交另一當事國，有時巴基斯坦不表贊同，有時印度提出反對。但是最後他卒獲巴基斯坦接受他的提議，不過他的建議又止於是一個建議而已。他提議巴基斯坦及印度應與他本人開會商討另一計劃，如果兩當事國能接受若干基本原則，他就詳訂此項計劃。巴基斯坦已表示接受了，印度却不肯接受，這件事於是完全停頓下來。

六〇 即使 Sir Owen 在他知道由於印度之蠻橫阻撓，不能舉行全民表決後，轉圖說服巴基斯坦及印度參加會議以商討其他辦法，而在勸導期間得悉一方願意進行會商，另一方不願參加時，我們不能請求理事會據以斷定某方未履行，或未準備履行其義務。

六一 印度代表又說我曾提到朱拿加及海達拉巴事件。他說這兩事件與我們所討論的問題毫無關係。這兩事件怎會與我們所討論的問題毫無關係呢？第一，僅就形式方面來說，這些問題都是業經提交安全理事會處理的。朱拿加問題是有待理事會處理的印度巴基斯坦爭端的一部份。我們現在雖然僅僅討論喀什米爾問題，但是印度巴基斯坦爭端一項目至今仍列在理事會議程上。海達拉巴問題之列入議程雖然另有原因，它也是有待安全理事會處理的。我之所以述及這兩事件，除因形式關係外，實欲藉此證明，凡適於某事者亦適於與某事相同之事。

六二 這兩事件同樣涉及加入問題。同樣涉及邦君為某宗教教徒而大部份人民則為另一宗教教徒的問題。這兩個邦也同樣希望加入印度或巴基斯坦。這兩事件足以說明，在邦君為某宗教教徒，大部份人民為另一宗教教徒的情形下，加入問題引起爭論時，印度如何解釋它所用的若干原則。

六三 印度怎樣說呢？它說關於朱拿加事件，加入問題必須依照人民的意願來作決定。說得好。怎樣可以確知人民的意願呢？邦內大部份人民不是回教徒而邦君却係回教徒時，加入問題怎樣決定呢？由公民投票決定。這是很好的辦法。印度說“但是，全民表決必須在印度政府及該邦政府共同監督下舉行”。倒轉來說，另一個邦的大部份人民是回教徒，邦君却不是回教徒，而該邦的加入問題引起爭端，那末，這個問題應怎樣解決呢？由公民投票決定。全民表決如何舉行呢？在印度政府及該邦政府共同監督下舉行。所以次次都要有印度政府參預其事。無論邦君是不是回教徒，也無論大部份人民是不是回教徒。舉行全民表決時必須由印度政府及有關邦政府主持其事。巴基斯坦無由過問。這樣看來，上述兩事件怎能說是毫無關係呢？

六四 印度代表說此事有一不同之點。不同之點就是喀什米爾邦內大部份回教徒贊成加入印度。英文有“begging the question”（將尚待判斷之問題視為真確）一語。可是，這正是尚待判斷的問題，即這些回教徒是否贊成加入印度？我猜想，印度代表人甚至欲請安全理事會假定喀什米爾邦內大部份回教徒贊成加入印度而據以決定各項待決問題。然則理事會為什麼繼續討論此項問題呢？那就是因為這正是須待證實的問題。

六五 即使印度有這樣的看法，但是這個看法對主要問題有何影響，何以容許印度於該邦舉行全民表決時不將軍隊撤退呢？朱拿加大部份人民不是回教徒，他們事先沒有表明贊成加入巴基斯坦，但該邦舉行全民表決時必須有印度軍隊在場。印度已斷定喀什米爾邦內大部份人民贊成加入印度，但該邦舉行全民表決時仍須有印度軍隊在場。這就是印度的理論嗎？可是，若有印度軍隊在場，便不能有公正無私的全民表決，所以軍隊必須撤退。巴基斯坦軍隊無論駐在自由喀什米爾區內什麼地方，應一律撤退。印度軍隊無論駐在喀什米爾境內什麼地方，亦應一律撤退。為使人民能對加入問題自由表示其意願起見，雙方必須撤兵。

六六 印度究竟怎樣解釋這項原則，俾無論大部份人民是不是回教徒，此項原則總是對它有利的

呢？那就是因為印度將尚待判斷的問題視為確實，一口咬定喀什米爾邦內大部份人民贊成加入印度。印度為什麼不就此事舉行測驗呢？如果此事係真確的，它有何畏懼呢？

六七 印度代表便說“但是印度軍隊駐在該邦是合法的。巴基斯坦軍隊駐在自由喀什米爾區是非法的”。此種言論又是把尚待判斷的問題視為實事。如果喀什米爾已依法加入印度，則印度軍隊駐在該邦是合法的。印度曾反覆申說，並欲使巴基斯坦相信，遇加入問題引起爭執時，祇能依照人民的意願來決定這個問題。事實上，印度前時的立場——我曾引述它的立場，現在可在此再說，並可說明其出處——就是英國放棄或終止行使其在各土邦的宗主權後，承受主權的不是邦君。却是土邦的人民。好吧，如果主權沒有移讓給邦君，那末，請問加入問題是誰決定了的呢？怎樣說得上是合法呢？然而為辯論起見，姑且假定這是合法的。尼赫魯總理在他於十一月八日發出的電報裏說

“由此可知，我們業已反覆說明的提議就是
二 印度政府應重複聲明，一俟進犯者撤退，治安恢復後，印度當立即撤退其駐在喀什米爾的軍隊。”

六八 尼赫魯總理是否認為印度軍隊駐在該邦是非法的呢？他聲稱印度軍隊駐在該邦是合法的，可是他却說一俟進犯者撤退，治安恢復後，“我們便撤退我們的軍隊。”為什麼呢？因為他在答覆一個論點，即該邦一入有軍隊留駐，便一天不能舉行公正無私的全民表決。他說“你們去勸導部落人民撤出，等到他們撤出後，我們便將軍隊撤退”。有人會說巴基斯坦軍隊也在佔據着自由喀什米爾區。那末，讓巴基斯坦軍隊及部落人民撤出，同時讓印度軍隊撤出吧。

六九 印度代表說撤退印度軍隊一事會影響該邦人民的心理。他說因為有此種心理影響，將不能有公正無私的全民表決。此舉當然會產生心理影響。它能使人民安心隨意投票，不虞日後遭受迫害。如果印度不欲造成此種心理影響，為什麼它口口聲聲說要舉行公正無私的全民表決呢？此種心理影響必須造成，俾各階級的人民，無論怎樣卑微，無論怎樣衰弱，無論怎樣無助，都不致遭受壓制或處於不利地位，並且不致因投票贊成加入此方或彼方而受任何迫害。因此，撤退所有軍隊乃是必要的先決條件。

七〇 我這位淵博的朋友始終辯稱這個決議案並未意圖使印度軍隊全部撤退。我在某天下午曾利用安全理事會相當的時間來說明這個決議案規定由

全民表決事宜總監決定此問題。據一九四九年一月五日決議案⁴第四段(a)分段規定，全民表決事宜總監有權將留在該邦的軍隊作最後處置。一方面是自由喀什米爾軍隊，另一方面是印度軍隊的剩餘部份、該邦軍隊及民團。如果他認為有些地方需要軍隊駐守，他可以保留一部份的軍隊，將其餘部份遣散。他可以要求將印度軍隊、該邦軍隊及民團、或自由喀什米爾軍隊解除武裝，並予解散。他有權將軍隊減至他認為適當的數量，以確保該邦安全，同時確保全民表決之公正無私。但這是他的事情，他的責任。他可以堅持印度軍隊全部撤退，他可以堅持將該邦民團完全解除武裝及解散。他也可以任意對自由喀什米爾軍隊採取同樣的措施。依這個決議案的規定這是他的職責。

七一 假設印度不願贊同這個解釋，而我們又不接受它們的解釋。那末，這就是須請別人判斷的事情。雙方對於這些解釋既然意見紛歧，當須斷定那一個解釋是正確的。委員會已提出了說明，闡釋疑義。印度代表力稱必須顧及他的解釋。他的解釋當然是要顧及的。委員會必須確定這個決議案的意義以及當事雙方對案文所作解釋，俾得斷定雙方所同意辦理的事項，然後責成他們辦理這些事項。這是處理這件事情的唯一方法。

七二 我這位淵博的朋友說“但是，巴基斯坦說印度侵略喀什米爾的目的在於對巴基斯坦作戰略上的包圍，並破壞巴基斯坦的經濟。”他提出了這個問題“假定全民表決揭曉後，證明大部份人民贊成加入印度。那又怎樣呢？巴基斯坦是否仍然提出戰略及經濟上理由，硬說喀什米爾必須加入巴基斯坦呢？”

七三 我日前曾不憚煩勞，說明此事含有文化、宗教、地理、經濟、戰略、交通、貿易、商業等因素，而這些因素皆在證明喀什米爾與巴基斯坦有自然的關係。雖然如此，我們已同意依據自由公正的全民表決來決定加入問題，並願受此項協定拘束。無論表決結果如何，我們將加以接受。

七四 印度代表也許會這樣說“那麼你們將被包圍，你們的經濟將受影響了。”一點不錯，但是我們願冒此險。凡是爭端都須要設法使其得到公平而合理的解決。我們所反對的是武力解決。印度正欲使用武力來解決這個問題。

⁴ 參閱安全理事會正式紀錄，第四年，一九四九年一月份補編，英文本第二十三頁。

七五 無論從那一方面來說，喀什米爾對於印度的安全及印度的經濟都沒有密切的關係。它祇能幫助印度包圍巴基斯坦，破壞巴基斯坦的經濟。印度既實行以武力佔據喀什米爾，不肯將唯一可使這個問題得到公平合理解決的協定付諸實施，則印度之佔據喀什米爾，顯然係欲利用該邦被印度繼續佔據時所能提供的這一項幫助。

七六 印度代表說“你們為什麼對經濟方面有所憂懼呢？關於利用這些河流的問題，雙方可根據國際原則簽訂協定”。我認為使用河水問題與目前所討論的事情毫不相干。假定雙方確可就此問題達成協議，印度代表是否認為我們應放棄喀什米爾問題，由他將流經喀什米爾各河流的一部份劃給我們呢？即就使用河水問題而言，我們已有痛苦的經驗。我曾向安全理事會說過，印度於一九四八年四月一日將流過印度然後經西巴基斯坦流入印度河的水源截斷，此舉使收穫大受威脅，最後將使西判查布及信德區人部份土地成為荒地。印度斷絕給水達六星期之久，直至巴基斯坦迫不得已——我不得不這樣說——簽訂一項對它極為不利的協定後，印度纔繼續給水。但是給水問題並未因此而得告解決。印度要求我們繳納若干項費用，我們認為印度無權要索的這些費用須於繼續給水時繳付。

七七 後來情況稍有轉變。我們沒有繼續施行當時被迫簽訂的協定。我們堅持我們在協定裏保留的權利。印度代表為此種問題之泰斗，他曾主持為處理印度某兩省份的給水問題而設置的委員會，領導有方。正如印度代表所說過的，國際間已訂有關於分用河水的原則。我們已屢次對印度提過這些原則。我們說“讓我們將這個爭端提交國際法院解決吧。印度始終沒有答應。它不斷地說國際上已有這些原則，並說此種問題可提交能作決斷的司法機關去解決，但是全部事實却在證明凡是有人提出此種建議時，印度輒加拒絕。

七八 巴基斯坦總理曾致印度總理公函一件。內稱“印度與巴基斯坦間的爭端之所以依然存在，係因印度不肯將任何問題提交公斷或司法解決。巴基斯坦則願將印度與巴基斯坦間的一切爭端提交公斷或司法解決。日前我曾向理事會宣讀過此函節略，現在無須贅述。

七九 關於將這些問題提交公斷的提案，印度代表說“我們不能接受公斷，因為我們不能將已有決定的問題重新提出討論。誰曾說過應將這些問題重新討論呢？我們並未提出此種建議。委員會亦並未提出此種建議。我們並未建議將查謨喀什米爾邦加

入巴基斯坦或印度的問題提交公斷。我們的建議是因為一九四八年八月十三日及一九四九年一月五日兩次決議案載有國際協定，並且因為該兩次決議案無法繼續實施，此項協定所引起的種種問題應提交公斷，由公斷人決定如何辦理，並責成當事雙方依照決定辦理，公斷人至少亦應將應辦事項通知安全理事會，再由理事會責成當事雙方遵辦。

八〇 請問此項建議怎樣會將已有決定的問題重新提出討論呢？印度可能憂懼巴基斯坦將已有決定的問題重新提出討論。但是公斷人遇到此種情形時必定說“這是已有決定的問題，我不能裁決此事。我祇能秉公裁斷這個協定所引起而未獲雙方同意的問題”。印度代表所稱“我們決不請求公斷，因為此舉可能將已有決定的問題重新提出討論”一節，怎能言之成理呢？公斷人自會除去業經解決的一切問題，祇就雙方所未同意而致阻礙這個協定之實施的事項加以裁斷。

八一 印度代表又說他不能贊同使用外國軍隊，因為一九四八年八月十三日及一九四九年一月五日的國際協定均未規定使用外國軍隊，所以實無使用外國軍隊之理。那末，讓我們實施這個協定吧。讓我們本此原則做去吧。巴基斯坦並不反對這樣做及對這樣做的是印度。

八二 印度代表說我提到印度侵略南亞洲，因此他提出抗議。其實這並不是真正有待安全理事會審議的問題。如果我所說的話傷害了印度代表的感情——這是自然會的——我深願向他道歉。但是他進而引述了許多事例，希圖證明巴基斯坦是在從事侵略，而印度所作所為都是和平的，不恃暴力的。然而印度以武力佔據了業已加入巴基斯坦的朱拿加。印度以武力佔據了海達拉巴。印度以武力佔據了喀什米爾。最近復有人在印度境內——我不說印度政府與此事有關——計劃推翻毗鄰的一個獨立國家，使他喪失自由與獨立。這就是所謂和平，就是所謂不恃暴力。如果這就是和平，這就是不恃暴力，那末，今日世界上唯一和平寧靜，沒有暴力的地方就是朝鮮了。

八三 印度代表說印度渴盼獲得和平解決，但是因為印、巴兩國在短短的十個星期內實行分治，致產生了許多問題及爭端。他說緬甸需時五年纔完成分治手續，印、巴兩國分治却僅有十個星期的籌備時間。這是實情，但這並不是印度的過失，也不是巴基斯坦的過失。事實上，巴基斯坦曾請求寬假時日。兩國分治後，印度有現成機構可以利用，且就許多方面來說，這個機構的效能極高。巴基斯坦則須從頭做起。印度或者也希望得到多一些時間，巴基斯坦

却的確需要這些時間，可是我們未獲寬假時日。我並不是說這是印度之過。印度也許亦因此而蒙受嚴重的損害。然而分治一事畢竟實行了，且已造成許多問題及爭端。印度代表提出了什麼補救辦法？

八四 他認為我們應該聽任這些問題自生自滅。同時他却提到巴基斯坦在國內如何激動民心，如何鼓吹聖戰——這是他的看法——並說這就是所謂巴基斯坦侵略行為的一部份。請問這是否使事態平靜之一法呢？事態是否已趨平靜呢？大家應該記住喀什米爾是所有這些糾紛的中心點。我日前說過，喀什米爾問題是印、巴兩國建立友好關係的關鍵，我們可由這個問題測知該兩國的關係如何。如果這個問題未獲解決，則不僅目前情況依然危機四伏，等到過了相當時日後，該兩國和平之維持，亞洲和平之維持，最後甚至國際和平之維持，均岌岌可慮。

八五 人民等候得太久了。我們這個莊嚴的國際組織，受世界文明人民的重託，負有維持國際和平及使其不受任何威脅的大任。它對於這個非常險惡的情勢，這個隨時可以引起不測事變的情勢，是否可迅速而有效地予以消除，現已面臨測驗的時候了。澳大利亞總理最近提到三個可以危及世界和平的大地區。他說一個是歐洲，一個是中東，另一個是喀什米爾。他已經說得很輕了。若要補救辦法能夠收效，能夠消除日在增加的危險，能夠切實施行，那末，我們必須訂定適當的補救辦法，此種辦法必須是有效的，並且是可以迅速實施的。

八六 主席 發言人名單上的代表都已發表了意見。安全理事會案前有議事日程第二項目所開列的文件，即 Sir Owen Dixon 報告書 [S/1791, S/1791/Add 1] 及巴基斯坦外交及英邦協事務部部長一九五〇年十二月十四日致安全理事會主席函 [S/1942]。安全理事會並在審議英聯王國及美利堅合衆國兩國代表所提關於印度巴基斯坦問題的聯合決議案草案，該草案見載文件 S/2017。我們已聽取了兩個提案國的陳述。該兩提案國業於二月二十一日[第五三二次會議] 向理事會解釋聯合決議案草案的意義及宗旨。我們三月一日開會時[第五三三次會議]，印度代表發表了印度政府關於此事的意見。三月六

日及七日[第五三四次及第五三五次會議]，巴基斯坦代表向理事會說明了巴基斯坦政府關於此問題的立場。今天我們又聽取了印度及巴基斯坦兩國代表的陳述。

八七 綜言之，安全理事會已聽取了當事雙方的陳述，又聽取了兩提案國就關於這個問題的決議案草案所作解釋。我相信此時宜將對於這個問題的討論暫停數天，以便各理事研究迄今所提出的各項陳述，並向其本國政府請示。同時，有些代表已經告訴我，他們下星期頭幾天有要事，有些代表則說下星期最後幾天已有約會。爲了這兩項理由，我提議安全理事會下次會議定期三月十五日星期四下午三時舉行。

八八 我聽說巴基斯坦代表欲提出簡短的補充陳述。

八九 Sir Mohammad ZAFRULLA KHAN (巴基斯坦) 我原想就立憲大會問題講幾句。現在理事會給我時間就這個問題發表意見，我很感激。印度代表曾說因爲印度憲法有此規定，所以必須召開立憲大會。我對印度代表並無不敬之意，但是我不得不說這是將未決問題視爲既定。在這個問題正待理事會解決期間，印度不能藉詞印度憲法有此規定，將喀什米爾變成印度聯邦的一個單位，即使爲制定喀什米爾邦憲法，亦不能召開立憲大會。當事雙方業已同意 該邦的歸附問題，祇可藉舉行公正無私的全民表決之民主方式來決定。

九〇 關於這個立憲大會所欲做或不欲做的事情，我日前曾請安全理事會注意一九五〇年十月三十日那一天的 *The Statesman* 報。所載印度總理的聲明，此項聲明贊助召開立憲大會的提議，並謂立憲大會將處理該邦的體制及歸附問題。後來印度總理又說加入問題會由立憲大會決定。我亦曾請理事會注意 Sheikh Abdullah 的各項聲明。Sheikh Abdullah 說立憲大會將會決定該邦應加入印度抑巴基斯坦的問題。

九一 主席 如果沒有異議，理事會下次會議定期三月十五日星期四下午三時舉行。

午後五時四十五分散會。

